



多年驾车，自诩技艺纯熟，深谙通行之道。车轮紧压白线，变道果决迅猛，向来寸步不让。若遇插队者，我便驱车逼近，令其知难而退。于我而言，道路如同丛林，强弱分明，让道便是认输，后退即是怯懦。

一日，我驶入窄巷。方进巷口，忽见对面一小车缓缓驶来。两车相对，僵持巷中。我内心烦躁，按响喇叭，摇下车窗，欲与其理论，却见对面是位白发老者。他并未争执，只是微微一笑，旋即从容倒车。

车退至巷口，空出通道，老人招手示意。我驱车经过，赧然道谢。他摆手笑道：让条道又不费事，你先请吧。语音温和，却如一石入水，在我心里激起涟漪。

按常理，我刚入巷口，退让最为便利。然而根深蒂固的争强之心，却令我寸步不让。老人的宽容如一束澄明之光，照见我心底的偏执。蓦地，我想起多年前学车时，教练的谆谆告诫：开车如做人，先要让三分。

想起昔日登黄山，见挑夫负重登山，汗流浹背。山道崎岖，游人纷纷侧身相让。非因挑夫有何特权，实是知其艰辛，心生敬意。让道之举，发乎自然，成于德行。反观当下，“路怒症”频发，引发诸多事端。《菜根谭》有言：径路窄处，留一步与人行。世间本没无限宽阔之路，若人人争先，则路路堵塞。留一步与人，亦是为自己留下余地与出路。

经此一事，我方顿悟：道路即是人心。人心若窄，虽处旷野，亦觉逼仄；人心若宽，虽居斗室，天地自广。今日你让人，明日人让你，往来之间，道路愈宽。让道之义，不止于行车：电梯门前，不争先后；排队购物，不抢位次；与人争论，不留绝语……这细微之处的侧身、礼让与微笑，皆是人间暖阳，足以消融生活的寒冰。

夜读《庄子》，“虚室生白”之言令我沉思。让道之要，原在心念之间。心中若装满利害计较，自然处处争先；内心如是空明澄澈，自会时时相让。让，不是怯懦，而是从容；不是退缩，而是豁达，更见人之修养与格局。

傍晚，我与六岁女儿沿河漫步。遇挑担农人，侧身让过。见奔跑孩童，放缓脚步。逢相携老人，微笑驻足……女儿忽仰头问道：为啥让别人先走时，我心里会觉得暖暖的？

望着蜿蜒不息的河水，我轻抚着她的头，温言道：因为我们让出的是狭隘，留下的是宽阔。你看这河水，遇石绕行，看似让步，却因此汇聚百川，终成江海……

人生之路，亦当如此。给别人让条道，不仅予人便利，最终拓宽和成就的，却是自己的胸怀与境界。

一点表里

给别人让条道

沈亚

本版配图 / 虚谷

湖边是宽宽的木栈道，可垂钓，可观景，亦可散步。工作累了，我喜欢沿湖边闲闲地走上一圈。

羡慕湖边那户人家，小篱笆里，菜是菜，苗是苗，一律青嫩喜人，还有一大丛月季正开得花枝招展。推开窗就是潋滟波光，可见岸柳招摇，翠色可人。有渔舟从湖上滑过，招一招手，扬声叫住，就能买来活蹦乱跳的出水鲜，烧一锅姜丝鱼汤，再来一盘白水炆虾，门前拔把小青菜炒炒，小日子才叫美。湖边有翠苇香蒲，有野菱青荇，不知谁家水码头上竟呼啦啦展开一大片空心菜，想是女主人一时兴起种下的吧？吃腻了，且不去管它，越发得了势，疯长开来，有一天涉水爬向对岸也未可知。

不止一次设想，我若居住湖边，一定不负这片秋水。清晨或黄昏，在临水长廊上吹吹风，喝喝茶，看日出，送斜阳，或捧一本书读上半日。倚立栏杆，看两只水鸟在霞光染红的湖面上悠游嬉戏，一个猛子又不见，唯几枝残荷映了渐渐淡下去的暮色，陪我站成一片剪影。也许一片乌云至，又能送我一夜秋雨声。

湖上有石桥，那端是沙洲。上桥才发现，桥下是大片野生的茭草，更添几抹清苍疏旷与烟水之气。记得儿时乡下老家门前的河湾里长了许多茭草，孩子们常去水湄处钓鱼摸蟹捉泥鳅。秋后茭草的腰身里，会鼓出一片青白。划一叶扁舟至草莽间，拨开茂密而狭长的茭草叶，便可采撷到青衣玉肤的肥白茭白。

茭草在旧时叫菰。“菰”是个古雅的字，凉风生菰叶，细雨落平波。分明就是眼前的景致了。水乡同里镇有一处退思园，园主爱极了这“菰”，特意盖了座“菰雨生凉轩”，其实与菰同生的蒲、苇、荷、芡，浴雨之后同样可以让人生凉的，但究竟是菰雨更为蕴藉，也更见禅味，令人遐思。

茭白是菰的结实，梭形或纺锤形，婴儿肌肤一般娇嫩，切片，切丝，切成滚刀皆可，清炒，油焖，凉拌，脆生生，甜丝丝，入口一股清香气，怎么吃都不厌。最好是刚采得的，从出水到端上桌也就十几分钟，那才叫鲜美。要不，远在异地的游子见到秋风起，想念家乡的菰菜、菰羹、鲈鱼脍，官职都不要了，直接命驾而归呢。

当我四处环顾，却见不到一只船，恨不能跋涉水中，采几根肥胖如孩童胳膊的茭白，一饱口福。到底怕人笑话，不敢涉水，只能眼睁睁地看它们“满地残阳，翠色和烟老”了。

翌日周末，特意上菜场买了两根肥硕的茭白，过一过馋瘾，切

开来，一根竟有了细细的黑点，显见是不够嫩，用蚝油炒出来，也还可以，定然与那出水鲜不能同日而语。

古时的菰，还有一种结实叫菰米，也叫雕菰米。说到底，茭白乃是菰感染黑粉菌导致根茎膨大后形成的菌瘿，健康的菰才能抽穗结籽，长成寸许长的黑褐色菰米。南宋美食家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中记载：雕菰叶似芦，其米黑，曝干舂洗，造饭既香而滑。杜诗云“滑忆雕菰饭”。杜甫似好这一口，还有过“波漂菰米沉云黑，露冷莲房坠粉红”及“秋菰成黑米，精凿传白粳”的诗句。只是菰米难以采集，又因茭白的受人青睐，有着3500多年食用史的菰米，南宋以后便渐渐式微了。

如今想尝一尝既香而滑，古人一直以为美饌的菰米，已殊为难得。

小食谭记

秋菰

朱秀坤

